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五十

列傳二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宋諸臣傳

夫人傳　桓夫人

桓夫人衛戴公之女弟也公子禎𤇍于宣姜而生衛戴公及桓夫人傳五

襄夫人

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立夫人昭公祖母不禮焉夫人殺孔叔公叔鍾離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美而艷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夫人使公田孟諸未至使帥甸攻而殺之鮑即位是為文公左傳

襄公別有夫人前死襄公葬之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檀弓記

共姬共公夫人

共姬魯成公姊妹伯姬也為共公夫人共公六年成八年華元如魯聘共姬公孫壽如魯納幣七年成九年共姬歸于我夏魯季孫行父來致女平公三十三年襄二十年宋災共姬羑待姆也左傳

棄平公妾元公母

棄芮司徒女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夕見其母共姬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及伊戾構大子痤

大子縊而死佐為大子左師向戍見棄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戍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棄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戍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傳

元夫人

元夫人字景曹小邾夫人女也夫人生女妻魯季孫意如見昭二十五年景公四十五年哀二十三年夫人甍季孫肥肥意如子夫人其外祖母使冉求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左傳

惠牆伊戾

寺人伊戾姓惠牆為大子痤内師而無寵乎公嬖妾棄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左師向戌亦畏而惡之平公二十九年襄二十六年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言内師不行恐内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欲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佐毋棄與向戍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戍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傳

寺人柳

寺人柳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謂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于是華亥(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遂合比使亥代之及平公薨太子佐立柳熾炭于位公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左傳)

論曰語云木必腐乃生蠹嗟乎閹豎蝕國固不俟其腐

也為間言疑事批骨肉而携之險褎柔外中隱而儆是以能濟其欲也君子事君不有格之乃從而比之抑又何耶華亥之比柳也向戌責之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嗟乎已墮城而不畏而遑人畏耶詩曰我躬不閲遑恤我後向戌之謂乎子寧從之僅以身免

逆臣傳　華督

華督是為華父督戴公孫也為殤公大宰督見孔父之

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莊公元年（桓二年）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督固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莊公莊公薨事閔公閔公十年（莊十五年）宋萬弒閔公遇督于東宮之西殺之（左傳）

宋萬　南宮牛（猛獲附）

宋萬即南宮長萬也為宋大夫多力閔公十年莊十二年萬殺公于蒙澤遇仇牧亦宋大夫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又殺之立公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萬子南宮牛及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即御說猛獲奔衛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儁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我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

醢之(左傳)

叛臣傳　魚石　向為人　鱗朱　向帶　魚府

魚石目夷曾孫鱗朱矔之孫向為人向帶魚府皆桓族也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公薨于是魚石為左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華元為右師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蕩山為司馬山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司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魚石將

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

澨閉門登陴矣五大夫遂奔楚平公三年成十八年鄭會楚伐宋納五大夫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秋七月老佐華喜圍彭城華元如晉告急冬諸侯會于虛打謀救宋四年襄元年諸侯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以五大夫歸寘諸瓠丘左傳

華亥 向寧 華定 華費遂 華貙 華多僚

華登 華經 華姓 華牼附

華亥者右師華合比之弟也亥欲代合比為右師乃與

寺人柳譖合比曰將納亡人華臣(臣于襄十七年奔衛)平公逐合比使代之亥見向戌戌曰女夫也必亡平公四十三年(昭九年)亥會諸侯之大夫會楚子于陳向寧者左師戌之子也元公八年(昭十八年)邾入鄅鄅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寧請師九年(昭十九年)公伐邾取蟲書歸鄅浮華定者華椒孫司馬華弱之弟也為司徒平公三十二年(襄二十九年)定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四十四年(昭十年)定如晉會葬元公二年(昭十二年)定如魯聘魯侯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魯叔孫婼曰必亡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元公十年

昭二十年華亥華定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又六月殺羣公子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大子欒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亥之子無慼寧之子羅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亥與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亥患之欲歸公子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

遂將攻華氏華費遂者亦華氏族爲大司馬華貙華多僚華登並其子也費遂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華向黨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華牼者亥庶兄也十一年（昭二十二年）華多僚與華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謂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寺人召費遂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費遂費遂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將行貙臣張匄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華定向寧自陳入

樂大心豊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師及齊師（齊師適戍宋）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宋師復攻之華氏北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者公臣也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者亦華氏族也居于公里亦如之（言新居新里而歸公姓居公里而歸華氏）十一月公子城（平公子昭二十年奔晉）以諸侯之師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公子城遇呂封人華豹（豹亦華氏黨為呂邑封人）城還豹曰城也城

怒而反之射豹殪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十二年昭二十二年楚請華氏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二月華亥華定向寧華貙華登出奔楚左傳

華氏遂絶華貙字子皮嘗爲少司馬華多僚爲御史張匄别有傳

按傳張匄刼司馬以叛而出亡不書華費遂華費遂由是而卒也傳無明文姑闕之

公子地 仲佗 石彄

公子地景公母弟公子辰之兄也

按傳于昭二十年書母弟辰于定十年又書母弟辰昭二十年當宋元公時定十年當宋景公時故杜預

于昭二十年注曰辰地並元公弟于定十年注曰地

景公弟辰之兄前後牴牾緣傳誤也今攷經定公十

年定公之弟辰及仲佗石𫀆出奔陳斷其為景公弟

元公十年昭二十年華向之亂華氏取景公及辰地以為質

華向奔陳使華貙以歸景公十七年定十年公子地嬖蘧

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地有白馬四公嬖向

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

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子辰曰子

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頒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褚師段子皆宋卿也十八年定十一年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于入蕭以叛大為宋患二十一年定十四年辰自蕭奔魯左傳

樂大心

樂大心樂溷之族父也嘗為右師居于桐門謂之桐門

右師元公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亥向寧自陳入于宋大心及豐愆華牼禦諸橫橫地名十二年昭二十二年華向出奔楚公使大心為右師十五年昭二十五年魯叔孫婼來聘大心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即樂祁犂婼告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夏大心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晉令輸王粟具戍人將納敬王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

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命以會而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彌年曰右師必亡欲將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元公薨事景公樂祁犂卒于大行晉止其尸于州景公十六年定九年公使大心盟于晉且逆祁犂之尸辭偽有疾祁犂子溷曰右師將作亂不然無疾明年公逐大心大心出奔曹十八年定十一年公嬖向魋母弟辰公子地入于蕭以叛大心自曹入于蕭以從之左傳

向巢 向魋

向巢向戌之曾孫也為左師事景公魋巢之弟也食邑于鞌為景公嬖大夫樂祁犂使晉卒晉止其尸于州景公十六年定九年使巢如晉盟且逆祁犂之尸二十八年哀六年巢帥師伐曹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喦戈錫凡六邑鄭國僑與我為成曰勿有是及平元之族謂公子城毋弟辰公子地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喦戈錫三十四年哀十二年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喦鄭救喦圍我師

明年魋救其師鄭使偭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鄭取我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魋有寵而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令將禍余請即救司馬皇野曰不得左師不可請召之巢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

不唯命是聽遂攻之詳皇野傳子頎子車皆魋弟也子頎騁而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魋遂入于曹以叛公使巢伐之不能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曹民叛魋魋奔衛巢奔魯魋出于衛地衛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恒使為次卿初衛大叔齊奔宋臣于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左傳

論曰在小雅沔水之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大雅蕩之詩則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夫宋之華向魚樂出自戴桓皆所謂兄弟諸友也所謂背側陪卿也自共歴景所更四君而叛亂相屬敗德于上興亂于下君臣胥失何以為國夫宋固微子之國也恪慎克孝用能嗣殷不鑒于啟而鑒于受惑亦甚矣

家臣傳　張匄　鄭翩　干犨　宜僚附

張匄鄭翩並華貙臣干犨華豹之御也元公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多僚貙弟譖華貙公使司馬華費遂貙父之侍人宜僚告費遂謀逐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費遂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欲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亦貙弟華向之亂登奔吳在昭二十年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夏五月貙將見費遂而行則遇多僚御費遂而朝張匄

不勝其怒遂與貙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遂殺多僚召華向華向入以南里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師敗之會公子城(平公之子)以諸侯師至救宋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鸛鵝皆陳名)干犨御華豹張匄為右向宜(向戌子)御公子城莊堇(莊朝子)為右相遇城還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注傅矢)豹則關矣城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城曰不狎鄙(狎更射也)豹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城射之折

股扶伏而擊城扶伏與匍匐同折軫城又射之死干犫請一矢

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

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左傳

陳寅

陳寅樂祁犂之宰也景公十三年定六年祁犂言于公曰

諸侯唯我事晉今不往晉其憾矣祁犂告寅寅曰必使

子往他日公使之往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

君亦以我唯知難而行也見溷子祁犂而行晉趙鞅逆而

飲之酒獻楊楯六十于鞅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晉果執樂祁犂十五年定八年將歸祁犂士鞅私謂之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祁犂告寅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犂歸卒于大行左傳

尚史卷五十

尚史卷五十一

列傳二十九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衛諸臣傳

石碏 石厚附 石祁子 弘演附 石稷 戌子 石買 共子

石碏衛大夫事莊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

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桓公十六年隱四年州吁弒桓公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

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髦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我涖自臨討之也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國人立公子晉是為宣公左傳

石祁子者衛大夫石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

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檀弓記

石祁子事懿公宋之弒閔公也猛獲來奔宋人請猛獲於我我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國人歸之

戴公元年閔二年狄伐我懿公將戰公與石祁子玦甯速矢使守及戰我師敗績遂滅我宋人立戴公左傳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内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有臣如此不可以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

石稷者碏四世孫成子也事穆公穆公十一年（成公二年）使稷及孫良夫甯相向禽（相禽並衛大夫）將侵齊與齊師遇稷欲還良夫不可戰於新築我師敗績稷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會新築人救良夫良夫乃免稷卒謚曰成子買事殤公卒謚曰共左傳買子惡惡從子圉並見亂臣傳

甯速莊子　甯俞武子　甯相附

甯氏者出自武公公族也甯速是為甯莊子戴公元年閔二年狄伐我懿公使速守狄滅懿公速事戴公戴公薨事文公文公十九年僖十九年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文公薨事成公成
公元年僖二十六年速會魯侯莒子盟於向速卒謚曰莊左傳
甯俞衛大夫武子也事成公成公三年僖二十八年公欲叛
晉與楚國人不欲出成公公適陳夏五月諸侯盟於踐
土公使元咺奉叔武成公弟以受盟六月晉人復公俞與
國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恊以及此憂也今
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俞先長牂大夫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射殺叔武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奔晉公與元咺訟俞為輔鍼莊子大夫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公不勝殺士榮刖鍼子謂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之於

京師寘諸深室甯職納槖饘焉元咺歸立公子瑕五年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公甯貨醫使薄其酖不死會魯侯為公請乃釋公公賂周歂冶廑殺元咺公子瑕公入六年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邱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十二年文四年甯如魯聘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

肆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俞卒

謚曰武子相事穆公穆公十一年戌二年相及孫良夫侵齊我師敗於新築定公四年戌六年相及孫良夫侵宋左傳

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攘交假之道

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赤市至於智氏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赤市曰吾聞天子濟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使人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衛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見難不告是與謀也使告衛衛人警戒智伯乃止　按甯氏無謚文子者又是時吳滅已久

說誣

論曰衛之季也桓弑成出躭虓甚矣碏之義討逆有餘

俞之忠濟亂有餘所以出乎困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困於金車於上六曰有悔征吉二子以之亨之道也碏諫莊公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然則厚具財聲乎乃蔑義方之教也

孫昭子　孫良夫桓子

孫昭子名未詳　衛同姓食邑於戚事成公為大夫晉文公之季年成公不朝晉九年文元年　晉伐我圍戚獲昭子其後有孫良夫是為孫桓子事成公成公三十三年宣七年

良夫如魯盟成公薨事穆公穆公十一年成二年公使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於新築我師敗績新築人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良夫不入遂如晉乞師會魯臧孫許亦如晉乞師晉許之敗齊師於鞌楚侵我冬十一月良夫及楚盟於蜀穆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成三年良夫及晉郤克伐廧咎如十一月良夫如魯聘丁未及魯盟

四年(成六年) 良夫甯相帥師侵宋(左傳)

良夫卒謚曰桓子林父見逆臣傳

孔達　孔烝鉏(成子)　孔圉(文子)　孔悝

孔達(世族未詳) 衛大夫事成公成公七年(僖三十二年) 晉文公之末年也諸侯朝晉公不朝使達侵鄭伐緜訾及匡九年(文元年) 晉襄公既祥伐我取戚我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使衛更伐晉陳為衛以辭謝晉) 達帥師伐晉十年(文二年) 陳為我請成於晉執達以說十二年(文四年) 晉歸達於我以為

衛之良也故免之公如晉拜十七年文九年楚伐鄭達會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二十五年文十七年宋人弑昭公達會伐宋穆公三年宣十二年達及晉宋曹同盟於清邱曰恤病討貳於是陳貳於楚宋為盟故伐陳我救之達曰先君有約言焉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之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四年宣十三年晉以我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明年達縊

而死公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公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左傳

孔烝鉏達之孫孔成子也初事定公定公十二年成十四年公有疾使烝鉏甯殖立子衎以為大子公薨衎立是為獻公孫林父逐獻公烝鉏事殤公殤公遇弑復事獻公獻公薨事襄公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摯及元烝鉏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烝鉏子之孫圉與史苟相

之史朝（史苟父）夢亦如之襄公薨孫鉏立元是為靈公孫鉏卒謚曰成子羈羈之孫圉是為孔文子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圉卒伯姬（即蒯聵姊）通於豎渾良夫莊公元年（哀十五年）良夫伯姬謀納大子以大子入迫悝於廁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出公輒出奔魯悝立大子是為莊公二年（哀十六年）公飲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悝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遂奔宋（左傳）

元咺（子角附）

元咺者衛大夫也事成公成公三年(僖二十八年)晉伐我取五鹿公欲叛晉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公以說於晉公居於襄牛及晉敗楚師於城濮諸侯盟於踐土公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咺奉叔武(成公弟)以受盟或訴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公公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二子衛大夫)前驅射殺叔武咺出奔晉冬諸侯會於溫公與咺訟不勝晉執公咺歸立公子瑕五年(僖三十年)晉釋公周歂冶廑殺

晅及公子瑕公復入周歂冶廑並見逆臣傳左傳

論曰知難在前而身犯之達之忠也奉假公守社稷子死不敢廢晅之忠也忠也而君子猶有議焉者陳不可倚毋親於前晉不可倍毋亢於後虎鼠兩端進退失據達之忠智不足已叔武之死也實不由公晅雖未達伏而待命慶鄭奔刑䰟絳歸死可也君臣坐獄易植後君晅之忠義不盡已是故玉之白貴於溫臣之忠貴於純惜夫二子之未盡也

北宮括 懿子 北宮佗 文子 北宮遺 附

北宮括者成公曾孫所謂北宮懿子也事獻公獻公三年成十七年鄭侵晉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十三年襄九年諸侯伐鄭括及曹人邾人從晉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鄭成同盟于戲十八年襄十四年括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傳以為括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而不書二月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魯莒先濟鄭公孫蠆見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括說及蠆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至

于棫林不獲成而還括卒左傳

謚曰懿子二佗遺

北宫佗括之子文子也初事獻公獻公薨事襄公襄公二年襄三十一年佗相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佗入聘公孫揮為行人馮簡子與游吉逆客事畢而出言于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公在楚佗

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

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懐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四年昭二年晉韓起來聘公享之佗賦淇澳起賦木瓜襄公薨事靈公佗卒謚曰文遺事殤公甯喜之弒殤公也晉討之執甯喜及遺以先歸左傳

世叔儀文子　世叔申懿子　世叔齊悼子　世叔遺僖子

世叔儀是為大叔文子也為衛大夫事獻公獻公十八

年襄十四年孫林父甯殖作亂公出奔齊魯侯使厚𤕤來弔曰寡君使𤕤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𤕤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率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國人使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𤕤歸語臧孫紇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殤公十一年襄二十五年公入于夷儀自夷儀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儀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閲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十二年襄二十六年甯喜弑殤公獻公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後元年襄二十七年甯喜專公殺之使儀為卿三年襄二十九年儀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儀卒謚曰文

儀之孫申是為大叔懿子靈公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申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城成周申卒謚曰懿申之子齊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申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齊齊是為大叔疾大叔悼子也齊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奔孔文子圉使齊出其妻而妻之齊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孔圉聞之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命駕而行圉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齊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

之軒以獻齊�是二者出公九年哀十一年出奔宋齊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及向魋得罪出奔城鉏人攻齊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謚曰悼齊之出奔也國人立世叔遺使室孔姞即孔圉女齊後妻遺齊之弟大叔僖子也莊公二年哀十六年公占夢嬖人求酒于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偶弗去懼害公逐遺遺奔晉後二年莊公遇弒出公復入乃復遺左傳遺卒謚曰僖

公叔發（文子）　公叔戌　趙厭（趙陽附）

公叔發者公叔文子也歷事獻公襄公靈公靈公三十一年（定公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我及還陽虎使季孫斯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隣國）公怒使彌子瑕追之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

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左傳）

發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公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列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記檀弓）

說苑公叔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戍亦事靈公靈公惡之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三十九年定十四年公逐戍戍奔魯其黨趙陽奔宋趙陽者趙黶孫黶嘗于靈公

二年昭九年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子于陳左傳

論曰傳有之經緯天地曰文經守恒緯推移焉文之謂也衛有若北宮佗公叔發世叔儀者相襄賛靈綢繆殤獻經經緯緯不失厥道三子之所以並爲文也

蘧瑗

蘧瑗字伯玉事獻公爲大夫獻公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將逐公并帑于戚而入見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林父卒逐獻公立殤公

殤公十二年（襄二十六年）甯喜將納獻公告瑗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左傳）

後復逮事襄公靈公公叔發升于瑕丘瑗從發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瑗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記檀弓）

瑗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韓詩外傳）

瑗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淮南子）

拾遺記師涓造新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發揚氣律終為淫漫之音非宜薦於君靈公乃去其聲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列女傳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蘧伯玉敬以事上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淮南子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

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覘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按史魚尸諫以不能進伯玉是伯玉為相事蓋誤

史鰌

史鰌字魚衛史也事獻公襄公靈公公叔發朝而請享靈公退見鰌而告之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公叔發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

難上下同之戍也驕戍之子發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發卒公逐戍以其富也左傳

鰌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子以告公愕然曰寡人之過也命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家語

新序同

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魯論

史朝　史茍文子　胥彌赦附

史朝衛史也事獻公襄公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烝鉏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羈孫鉏子與史茍相之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茍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朝見烝鉏告之夢夢協襄公四年昭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烝鉏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

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朝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烝鉏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

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

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

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

可乎襄公薨烝鉏立元是為靈公茍又名狗朝之子文

子也莊公時有胥彌赦亦筮史也莊公既殺渾良夫夢

于北宫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言公無道不敢以實對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公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左傳

既而公遇弑如繇辭

論曰蘧伯玉史魚並見稱于孔子延陵季子亦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焉夫當獻靈之頃而能無患謂非馮

藉數子其誰與歸語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衛有棟焉誰能崩陁之

彪徯

彪徯衛大夫事靈公靈公二十五年昭二十三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魏舒南面徯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渝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年城成周魏舒莅政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謂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左傳

祝佗

祝佗字子魚衛大祝也靈公二十九年定四年周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子行敬子衛大夫名未詳言于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佗佗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

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于衛公使佗私于周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敦增厚也）祀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大赤取染草名）旃旌大呂（鐘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有閻衛所受朝宿邑）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

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虚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索法也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職

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虚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三

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

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

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于晉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乃長公于盟左傳

論曰白茅藉玉侏儒乘棟材當其用有時而先是故祝佗之長衛猶叔魚之歸季孫也使與詐在所使爾

柳莊

柳莊者衛之太史也獻公出奔反于衛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及莊寢疾公曰疾若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

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子孫毋變也記檀弓

王孫賈　王孫齊子昭子木子子羽附

王孫賈衛大夫事靈公靈公三十三年定八年晉以公之叛晉屬齊也盟公于鄟澤使涉佗成何辱公公怒賈趍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

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茍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賈曰茍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說苑作王孫商賈子齊亦為大夫事出公出公後八年哀二十六年越皐如納出公師侵

外州大獲我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公孫彌牟使齊私于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于是開陴納公公不敢入齊卒謚曰昭出公時又有子羽子木名不載　並衛大夫出公十年哀十二年吳徵會于我初我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

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公會吳于鄖吳執公

既而舍之左傳

論曰魯襄以還衛數叛晉晉業衰矣會澶淵盟刺澤德之不競祇以成惡賈也尸叛晉且無如之何矣逮至吳越迭興主齊盟陵上國出納諸侯蠻夷越俎而代庖又

時變之推移與

尚史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五十三

侍郎臣劉躍雲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夫人傳

莊姜（莊夫人厲嬀 戴嬀附）

莊姜齊東宮得臣之妹莊公夫人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者也（左傳）

列女傳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冶容傅母諭之

作碩人之詩女遂感而自修　輿詩說異

莊公惑于嬖妾莊姜賢而失位故作綠衣日月終風之詩詩序

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惡之左傳

及莊公薨州吁弒桓公戴嬀大歸于陳莊姜作燕燕之詩以送之詩序

列女傳衛定公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歸其

婦自送之賦燕燕于飛坊記注亦以為定姜詩釋文

以為魯詩

夷姜桓公妾　宣姜宣公妾

夷姜齊女桓公妾宣公之庶母也宣公烝之生急子宣姜者急子所取齊女宣姜美宣公納之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詩序

宣姜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急子宣公使盜殺急子并殺壽朔竟得立是為惠公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公

子頑（惠公庶兄）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左傳）

定姜（定公夫人）　敬姒（定公妾）

定姜齊女定公夫人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定公十二年（成十四年）公如晉強見林父公不可既歸晉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有疾立子衎

獻公以為大子及薨定姜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衎之母弟子鮮使主社稷

獻公十四年襄十年楚鄭伐宋我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我孫林父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定姜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

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甯殖作亂獻公出奔晉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左傳

敬姒定公妾獻公衎及鱄之母也殤公十二年襄二十六年獻公使鱄為復求復國辭敬姒强命之獻公復入左傳

宣姜襄夫人 婤姶附 南子靈夫人

宣姜襄公夫人無子襄公薨靈公立公子朝通于夫人

懼而與齊豹作亂靈公如死烏衛地國人滅齊氏公入殺宣姜婤姶襄公嬖人生公孟縶靈公元左傳南子靈公夫人通于宋公子朝公叔戌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靈公逐戌為之名宋朝靈公三十九年定十四年諸侯會于洮大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大子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

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左傳

夏氏 出公夫人

夏氏者夏戊之女也戊世叔齊之甥齊出亡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彌子瑕瑕飲出公酒納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及夏戊之子朝逐公公適城鉏令茍有怨于夫人者報之而殺其子之為大子者左傳

諸公子傳

急子　壽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附

急子詩作伋壽並宣公子宣公烝于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朔竟得立是為惠公惠公四年桓十六年職洩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十二年莊六年惠公復入放黔牟于周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左傳

公子頑

公子頑宣公子惠公庶兄昭伯也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頑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左傳

叔武

叔武成公弟夷叔也成公三年僖二十八年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公以説晉公居于襄牛諸侯盟于踐土公使元

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及晉人歸公公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左傳

謚曰夷

公子瑕子儀附

公子瑕字子適某公子未詳成公三年僖二十八年元咺立之五年僖三十年周歂冶廑納成公殺瑕及其弟子儀左傳

子叔黑背　析朱鉏

子叔黑背定公之弟也定公八年成十年黑背帥師侵鄭

黑背孫曰析朱鉏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齊豹之亂也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及北宫氏滅齊氏公入賜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左傳

子展子鮮　子蟜　子伯　子皮　子行　大子角附

子展名未詳　子鮮並獻公弟子鮮名鱄獻公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怒獻公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並群公子與林父盟于

邱宮林父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衛地又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林父又殺之公出奔齊林父立殤公獻公在郲子鮮從公魯臧紇如齊唁公公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説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之入夷儀也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殤公十二年襄二十六年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公及子鮮母强命

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遂弑殤公及大子角孫林父出奔晉獻公復入明年甯喜專公使公孫免餘殺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懟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喪服無月數　左傳

公羊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也穀梁傳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

孟縶　公孟彄　公子荊　公子朝附

孟縶襄公子公孟也母曰婤姶縶之足不良襄公薨孔

烝鉏立其弟元是為靈公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故齊豹輩欲作亂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公在平壽（衛下邑）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氏伏甲殺縶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子荊驂乘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荊之背公遂出如死鳥及齊氏滅公乃復縶之子彄靈公三十七年（定十三年）彄帥師伐曹克郊明年再伐曹三十九年（定十四年）大子蒯聵得罪出奔公盡逐其黨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出公八年（哀十

年彄自齊宋歸莊公元年（哀十五年）莊公入出公出奔彄復
出奔齊公子荆字南楚（某公子未詳）初吳公子札來聘說荆
及蘧瑗史狗史鰌公叔發公子朝（與宋公子朝別是一人詳宋朝傳）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朝亦衛公子宋華氏叛朝及晉師
齊師救宋（左傳）

公子郢　公孫彌牟（文子 惠子蘭 子虎附）

公子郢字子南靈公子也靈公遊于郊郢僕公曰余無
子（蒯聵出奔故）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

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卿大夫士曰三揖見周禮君命祇辱四十二年哀二年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郢之子曰公孫彌牟彌牟字子之所謂公孫文子也郢字子南故又曰南氏出公輒十年哀十二年公會吳于鄖吳執公及歸效吏言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出亡彌牟事莊公莊公遇弑出公再入奪彌

年邑出公後七年哀二十五年彌牟及褚師比等作亂攻公公適城鉏明年越會魯宋納公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左傳

晉犀首伐黄過衛使人謂悼公曰敝邑之師過大國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大國之城下公懼束組三百緄黄金三百鎰以隨使

者彌年止之曰是勝黃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勝黃功大名美内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不勝黃破心而走歸恐不免于罪安敢攻衛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犀首蓋晉官名非公孫衍衍不與悼公同時

晉荀瑶將伐我獻野馬四白璧一羣臣皆賀彌年有憂色公曰何故對曰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公以其言告邊境荀瑶果襲我至境而反曰衛有賢者

知吾謀矣已而又欲襲我使其大子來奔彌牟曰大子顔知伯之愛子也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也使人逆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荀瑶乃止國策

彌牟卒謚曰文彌牟之弟曰惠子蘭蘭爲衛司寇蘭廢適子虎而立庶子及惠子蘭卒言偃變服弔彌牟以譏之而後虎立記檀弓

子南氏之後至漢武帝時封周子南君以紹周後

大子疾　公子青渾良夫附

太子疾公子青並莊公之子也初莊公之未入也有渾良夫者孔圉之豎也長而美圉取莊公之姊伯姬生悝圉卒通于伯姬莊公在戚伯姬使之焉公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與公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公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于廁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名獲衛大夫奉出公出奔

魯公遂入莊公二年（哀十六年）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疾疾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强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公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疾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疾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

之三月晉趙鞅使名公曰請君若大子來公辭以難疾又使椓之椓父欲速得位故夏趙鞅圍我冬晉復伐我國人出公而與晉平晉師還公復入石圃攻公公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疾及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並弒公左傳

論曰非道有之難乎其保之叔武子郢不有其位均也而所保異焉忍哉歍犬之矢已屬鏃于殺子角之日固不待其先期而入矣小人承吉可畏夫昧雉之盟使人氣塞及讀新臺二子之詩而悲惋迴深已天道無覩常

與善人然乎否耶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公孫丁

公孫免餘公孫無地公孫臣並衛大夫甯喜之納獻公也喜專公患之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獻公後元年襄二十七年免餘與無地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喜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御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為卿又有公孫丁者亦事獻公善射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獻公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之亂公奔齊丁御公庾公差尹公佗追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左傳　孟子作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子濯孺子與傳異

逆臣傳　公子州吁

公子州吁莊公之子也其母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
公薨桓公即位桓公十六年（隱四年）州吁弒桓公而自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州吁
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隱二年鄭伐衛）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
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故宋陳蔡衛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州吁如陳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左傳

孫林父　甯殖　甯喜　右宰穀　孫襄　孫嘉　孫蒯附

孫林父良夫之子文子也甯殖是為甯惠子殖系未詳並事定公定公惡林父五年成七年林父出奔晉公如晉晉反我戚十二年成十四年公如晉晉侯強見林父公不可既歸晉使郤犨送林父公見而復之公饗郤犨甯殖相郤犨敖

殖曰若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敖取禍之道也冬十月定公蒐獻公不哀大夫無不聳懼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獻公十一年襄七年林父如魯聘魯侯登亦登叔孫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林父無辭亦無悛容十八年襄十四年公戒林父及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名而射鴻于囿林父甯殖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臣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并群公子與林父盟于丘宫林父皆殺之四月公如鄄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林父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國人立公孫摽是為殤公林父與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殤公六年襄二十年殖疾名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則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遂卒十一年襄二

十五年 獻公入于夷儀使與喜言求復國喜曰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者公母弟鱄也十二年 襄二十六年 公使鱄以公命與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瑗辭告右宰穀右宰穀者亦衛大夫初獻公之出也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及是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

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林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嘉襄並林父子喜及右宰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喜出舍于郊襄死孫氏夜哭國人名喜喜復攻孫氏克之遂弑殤公及大子角獻公復入林父以戚叛如晉晉為會于澶淵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林父執喜且執獻公既而釋之獻公後元年襄二十七年喜專公使公孫免餘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甯氏遂絶喜謚曰悼後三年襄二十九年獻公薨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林父卒謚曰文子三襄嘉蒯襄字伯國蒯逮事獻公獻公十四年襄十年楚鄭圍宋公救宋鄭皇耳帥師侵我蒯追之獲皇耳于犬丘十八年襄十四年林父之在戚也蒯入使公飲之酒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欲以喻林父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者衛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林父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并帑于戚逐獻公而立殤公殤公三年襄十七年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邱毁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蒯及石買伐曹取重邱曹人愬于晉明年晉執石買于長子

執蒯于純留殤公既遇弒林父以戚叛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為戍茅氏即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蒯遂從衛師敗之圉衛地雍鉏獲殖綽左傳孫氏蓋自林父以戚叛如晉孫氏遂絶不嗣

論曰書契之作取諸夬夬者所以決小人之偽者也是故黄帝有左右史周有五史當春秋之際國必有史有事必赴于諸侯而載記之不特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也甯殖果于逐君王誅伯討曽不滋懼而畏名在諸侯之策噫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以此也然則扶陽抑陰樹之大防前聖已先孔子而憂之矣

亂臣傳　石惡（悼子）　石圃（石䧢附）

石惡買之子是為石悼子惡黨甯喜獻公後元年（襄二十七年）獻公入殺甯喜尸諸朝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會盟于宋二年（襄二十八年）討甯氏之黨惡出奔晉立其

從子圍以守石氏之祀惡卒謚曰悼初買之卒也惡不哀孔烝鉏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至是果然圍初事襄公歷事靈公出公及莊公入公使匠久欲逐圍圍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勿許戎州人遂弒公國人立公子起明年圍逐君起起奔齊出公輒自齊復歸逐圍而復石魋 魋系未詳 魋亦為莊公所逐者 左傳

齊豹 北宮喜 褚師圃 祝鼃 華齊 褚師子申 華寅附

齊豹齊惡之子惡為大夫事襄公襄公三年 昭元年 惡友

諸侯之大夫會晉楚于虢九年昭七年襄公薨惡告喪于周惡卒豹為司寇事靈公靈公兄公孟縶狎之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及褚師圃欲去之宋公子朝通于宣姜懼故豹與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謀作亂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公在平壽孟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孟縶以出使華齊御孟縶及閎中閎曲門齊氏以戈擊孟縶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閎門入慶比御公公子荆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齊氏射公中公子荆之背公遂出華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喜盟于彭水之上遂盟國人褚師圃公子朝出奔宋殺宣姜公賜喜謚曰貞子初虢之會也晉懼楚為患齊惡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鄭罕虎曰衛大夫其不免乎憂而弗害取憂之道也及是豹竟滅齊氏左傳

祝鼃華齊齊氏黨褚師子申益褚師圃同族與華寅皆公之黨也公子荆宋公子朝別有傳

褚師比　瞞成　司寇亥　公文要　夏期

拳彌　鄅子士　祝史揮附

褚師比者褚師定子之子聲子也比與司徒瞞成並事出公及莊公復入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瞞成曰寡人

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瞞成歸告比欲與之伐公不果莊公後二年哀十六年比及瞞成出奔宋既而比復歸比歸傳不載出公七年哀二十五年公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比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比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比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再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于池公以夫人之弟夏期為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比及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疾前死故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衛大夫請禦之拳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公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

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知之見公孫彌牟請逐揮彌牟曰無罪要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再宿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明年越皐如納公公孫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

于民乃睦于子矣公不果入遂卒于越褚師比卒謚曰聲子司徒瞞成司寇亥他事不載公孫彌牟別有傳公文要是為公文懿子拳彌衛大夫夏期者夏戊之子戊女為出公夫人公之在城鉏也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越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左傳

嬖臣傳　宋朝

宋朝者宋公子也按傳子朝凡五見襄二十九年季札適衛所悅者公子朝昭二十年通于

襄夫人謀亂者公子朝二十一年救宋者衛公子朝定十四年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哀十一年大叔疾娶于宋子朝杜注或為一人為二人初不分别唯于救宋者注云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是蓋以為一人也然傳于季札所說及通襄夫人者槩書公子朝而救宋者别加衛字至于通南子及大叔疾所娶則書宋子朝是衛公子朝與宋子朝為一人明甚且季札既以君子許公子朝厠于蘧瑗史苟之間無通襄夫人以作亂之理既作亂奔晉褚師圃等未歸而朝以羇旅之臣何遽召之復令之救宋既救宋何又有為南子召之之文以此斷之是季札所說及救宋者為衛公子朝通襄夫人通南子及大叔疾所取女者乃宋朝也今傳别之

仕衛為大夫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殺公孟縶事

平朝及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霄魴並齊氏黨出奔晉而殺宣姜朝又通于夫人南子三十九年定十四年公為夫人南子召朝太子蒯聵羞之將殺南子南子覺之蒯聵出奔宋

左傳

彌子瑕 癰疽

彌子瑕是為彭封彌子嬖大夫也靈公三十一年定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我及還陽虎使季孫斯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鄰國舍于豚澤公怒使瑕追之公

叔孫諫乃止靈公薨事出公夏戌者世叔齊之甥也齊出亡國人翦夏戌以其帑賜瑕瑕飲公酒納夏戌之女以為夫人左傳

癰疽者亦嬖臣也癰疽與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蓋亦衛大夫謂公曰昔日臣夢見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竈則不然前人之煬則後之

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于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公曰善于是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衛策韓非子同

說苑彌子瑕愛于衛君衛法竊駕君車罪刖瑕之母疾夜往告之瑕駕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為母犯刖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及瑕色衰愛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

家臣傳　宗魯

宗魯公孟縶之家臣也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縶而為驂

乗馬及豹將作亂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乗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孟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乗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孟縶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孟縶之肩皆殺之琴牢孔子弟子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左傳

戲陽速

戲陽速大子蒯聵家臣大子謀殺夫人南子謂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大子告人曰速禍余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

毋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左傳

許公為

許公為孔悝臣孔悝既納出公公逐悝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使副車還取廟主于西圃也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名不載殺而乘其車公為反祏恠載祏者久不來故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公為公為射

之殰或以其車從得䄄于槖中傳左

尚史卷五十二